

「年深外境皆吾境，日久他鄉即故鄉」。在平湖大圍古村劉氏宗祠牆面上的一句古訓，映照了這個宗族悠遠的過去，也道出了如今的人事。家園是歲月的禮物，土地是生存的和弦。比起萬里華夏疆土，平湖的轄區是微小的，但它卻是平湖人心靈的歸宿，寄寓着平湖人深沉的鄉情。情之所牽，根之所繫，足以撫慰昔日的勞頓。

滄桑寧靜 古風猶存

漫步在平湖街道，古建築隨時可能會映入眼簾。據平湖街道宣傳部原副部長陳建平介紹，平湖劉氏先人最早定居於大圍古村，而後逐漸向外擴散，形成松柏園村、新祠堂村，這是平湖村最早的二個自然村。巧的是，這三個村的形狀都極像動物，大圍村極像一隻蚌，松柏園村像一隻蝦，不遠處的伍屋園村的地形非常像一隻螃蟹。螃蟹、蚌、蝦都是水生動物，必須有湖泊才能成活，而這一帶地勢較為平坦，既無江河，也無湖泊，水資源較為貧乏，出於對水的渴望，人們就將此地稱為「平湖」。

歷經七百多年的大圍古村，如今，來深圳務工者成了古村的居民，原住民已搬到外邊高檔的鳳凰新村居住。來自湖北的李女士在此居住已經一年有餘，她告訴記者，古村瓦房的租金是一百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到二百元一間，還有一些屋主只是希望租客照看維護老房子，甚至不收取房租，現在在此居住的市民大多從事清潔工、保安和收廢品等工作。

青磚琉瓦，雕花欄杆。古村內的劉氏宗祠是最豪華的一座建築，二〇〇四年重修後，已成為聯繫海內外劉氏家族的紐帶。祠堂前，有一口古井，外圍呈現八卦陣，又稱「八卦井」。古井掩映在一棵老樹下，陽光透過樹葉呈現點點斑斑。據李女士介紹，井水冬暖夏涼，水質清澈甘甜，居住在此的租戶都會來此打水，用於洗衣做飯。

在古村穿行，逼仄的巷道，斑駁的牆面，精緻的木雕花，提醒着來訪者古村昔日的繁華。

一棵年逾百年的木棉樹已逐漸綻放，花團錦簇，紅紅火火，即使遭遇了十五年前的一場颱風，即使損失了五分之三的樹幹，也堅強地活了下來，彰顯了寧折不彎的個性。然而在鏡頭深處，記者也看到塌陷的房屋，牆上的「拆」字，巷道的雜草，這些預示着古村難逃舊改命運。

舊改之後，大圍古村本來的模樣或將不存。不如趁大型機器尚未進場之前，有空到古村走走，摸一摸老宅子的趟龍門，在屋簷下聽風觀雨，領略古村的滄桑寧靜……

宜居宜業 人才輩出

與大圍古村相隔不到百米就是松柏園，這也印證了松柏園從大圍村擴散而來的說法。站在高處俯瞰松柏園，一棟棟有着鑊耳形封火山牆的青磚大瓦房，氣度非凡而又嚴整有序地排列開來，在斜陽下，古宅的脊樑、山牆、正吻和黛瓦光影明暗相間，線條柔和優美，顯得格外寧靜、祥和。

據陳建平介紹，牆頭中央高兩邊低，封火牆象徵着古代官帽的兩耳，從前只有官宦之家才有資格採用這樣的建築形式。松柏園的這些鑊耳式山牆青磚瓦房，非一般百姓家庭財力所能承擔，這也從一個側面驗證了平湖民間關於松柏園後人「九代不扶犁」的說法。

在平湖，劉姓作為第一大姓，世代耕讀，曾湧現許多才俊賢人：在香港有香港華商總會會長、愛國實業家、慈善家劉鑄伯；在歐洲有荷中友好協會會長、海牙商會會長的劉偉林；在家鄉有大革命時期的實安縣委第二任書記劉伯剛……

幾條深巷將古村分為幾片，每條深巷兩端都修有門樓，遇到外賊入村搶劫或外敵入侵，可將門樓上木閘落下，關上巷門，村子便成為若干個堅固的防守體系。滄海桑田，風雨侵蝕，古村的建築和環境已顯出幾分殘舊與逼仄，但幾十棟鑊耳式「官房」的一磚一瓦卻訴說着這裏曾經不同尋常的過往。

深圳700年古村前世今生

數百年遷徙繁衍、拓荒墾殖、筭路藍縷、光前裕後，平湖劉氏先祖用了數百年建設於這片土地上。多年之後，平湖人從家鄉出發，去香港、下南洋、漂泊澳洲、闖蕩美國，創業歸來，或捐建校舍醫院，或築就棟棟祠樓。古村、古祠、古井、古墟、古樹，向世人提供了歷史變遷無法摧蝕的見證。

大公報記者 石華 文、圖



▲松柏園古村的「功名房」，從前只有官宦之家才有資格採用這樣的建築形式

劉鑄伯改寫平湖歷史

歷史名人

平湖火車站、紀勛勞學校、念婦賢醫院、鳳凰山守真園……這些平湖居民熟悉的地標，離不開一個香港聞人——劉鑄伯。他從平湖走出去，當年叱咤香江，在政、商、文化各界卓有成就，不忘回報鄉梓。

平湖鄉賢劉鑄伯是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叱咤香江的愛國人士，對香港與內地的政治、經濟、外交、文化、教育、醫療衛生、慈善事業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。他對於家鄉平湖更是懷着濃厚的情懷：創設平湖火車站，規劃建設平湖新墟，創建紀勛勞學校和念婦賢醫院，創設工廠解決鄉民就業問題，其為平湖所做的貢獻，父老鄉親感念至今。

昔日創建的紀勛勞學校和念婦賢醫院，二〇〇一年六月就被有關部門列為文物保護單位妥善保護；昔日規劃並出資建設的百年老站平湖火車站，在停運八年後，在二〇一六年重新啟用，將成為平湖的重要交通樞紐；昔日開發的平湖鳳凰山礦山，如今成為首批國家級礦山公園。位於鳳凰山守真園的劉鑄伯夫婦及其祖母、母親墓地，正在修葺恢復中。

《劉鑄伯傳》作者劉中國認為，深圳不僅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，它也得西學東漸風氣之先。深圳的歷史文化資源並不貧乏，不缺少影響、推動歷史進程的傑出人物。因此深圳成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，不是歷史的偶然；在建構「一帶一路」與「粵港澳大灣區」時代，重新審視深圳的地緣文化優勢，找準深圳的歷史文化坐標，是一片值得研究、值得書寫的大塊文章。

「紙龍舞」世代相傳

民間習俗

中華民族素有舞龍傳統，而深圳恰恰成為了保留舞龍傳統多樣性的城市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就有龍崗布龍舞、南澳草龍舞、平湖紙龍舞。紙龍舞，作為從中原遷入粵世代相傳的一項民間習俗，保留了自身的不同。

據陳建平介紹，平湖紙龍舞是平湖劉氏祖先先千百年來傳承的習俗。「一種說法與劉邦有關，劉氏七十五世祖漢高祖劉邦劍斬白蛇，起兵奪得天下，推翻了暴秦的統治。這就是平湖紙龍為何分為九節、一節一節相連的原由。還有一種說法是，平湖歷史上曾乾旱缺水，劉氏族人舞龍也有期盼龍王興雲降雨的原因。」

龍的骨架由竹篾製成，「皮肉」由紙做成，身上的色彩用彩筆繪成。用竹片紮成龍頭、龍身後，糊裱上宣紙和牛油紙，再漆繪上鮮艷油彩的「龍鱗片」，鱗片上貼上金銀色紙，一條彩色的紙龍才大功告成。紮成一條紙龍往往要歷時數月，舞龍時需數十人。

在舞紙龍的儀程中，大年三十晚要到河邊「請龍神」，正月十五晚要拜河焚化金龍「送龍神」，讓神龍回歸大海，來年再製新龍，這都表示神龍之氣須水來聚之，寄寓新的一年蛟龍得水、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。表演一場紙龍舞需二十多分鐘，每個環節都有特定的含義。其中包括魚躍龍門、金龍開海、飛龍定海等七個環節，每個環節的舞步及音樂的節奏都大不一樣。由於歷史原因，紙龍舞被視為「四舊」曾停止表演達四十二年，直到二〇〇八年才重新搶救整理出來。

松柏園古老傳說

北樹南移

在松柏園村轉一圈，卻不見松樹、柏樹。陳建平表示，據平湖劉氏家族老一輩所講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村前原先並排地長着三棵濃蔭密布的大樹，形狀似松非松，似柏非柏，因而稱之「松柏」，村子由此得名。然而有一天晚上，雷電交加，大雨傾盆，忽然天地間一聲霹靂巨響，三棵松柏中間的那棵被大風捲起，騰空而去，最後飛到東莞夾水口的地方落地生根了。至今那裏也流傳着與平湖地區相同的傳說。

「老人們還說，最奇怪的地方，就是它的種子落在地上，幾乎都能發芽生長，可是每當長到一尺多高的時候就自己枯萎了。曾經有不少人用瓦盆栽種起來，結果同樣不能成活。」陳建平稱，歲長月久，松柏樹終於枯死了，但樹身依然殘留留存着一股異香。每逢村中的小孩患上麻痘等症，大人就拿上一小塊，點着了火，用煙熏上一會兒，再用灰燼塗上創口，很快就能治愈。多少年來，村裏的人都把它當作醫治麻痘的聖藥。

根據後來的考證，松柏園古村的「松柏」大概屬於北方的檜樹，因為機緣巧合，被帶到地處嶺南的平湖栽種，終因南方的氣候濕熱而沒能世代成活下去。

▲曾遭遇颱風的百年木棉花園錦簇



▲祠堂前的「八卦井」，井水至今可食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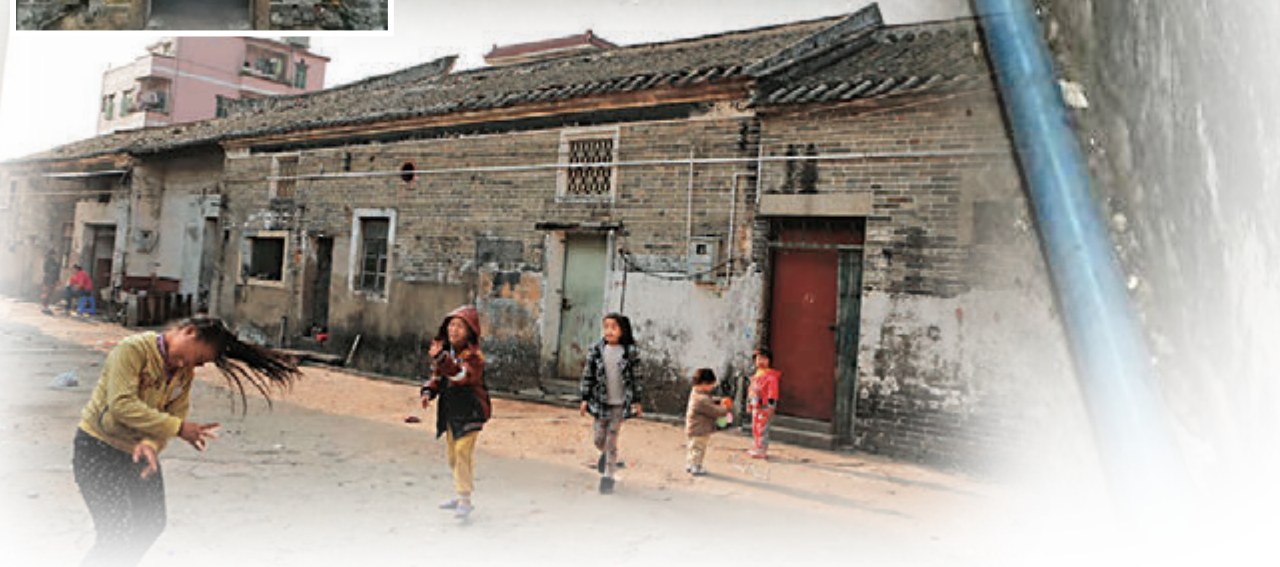


▼大圍古村內的劉氏宗祠



▲大圍古村、松柏園古村都將面臨舊改

▼大圍古村的西門口



▲松柏園古村幾條深巷將古村分為幾片

▼松柏園花廳 陳建平攝